

八集电视连续剧

晋日南秦凯歌

薄一波题



编剧：马夫可 郭洛军

 云南民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晋南奏凯歌/马夫可、郭洛军著. —昆明: 云南民族出版社, 2003. 8

ISBN 7-5367-2691-0

I. 晋… II. ①马… ②郭… III. 电视文学剧本—中国—当代 IV. I235.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 I P 数据核字(2003)第 054556 号

责任编辑:李福春

封面设计:晓黎

责任校对:马波

晋南奏凯歌

马夫可、郭洛军 著

云南民族出版社出版发行

(昆明市大观路94号)

云南科技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mm 1/32 印张:7.75 字数:191千

2003年8月第1版 2003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1000册 定价:22.00元

ISBN7-5367-2691-0/I·605

《晋南奏凯歌》编辑委员会

顾问：向守志 王砚泉 赵华青

主任：胡荣贵

副主任：侯良辅 张秀明

委员：薛波 王民信 王争 石中路

田禾兴 张志铭 麻清义 宋威武

王之江 王庆和 马泽民

剧本统筹：段文慧



照片说明：前排左起第五人为编委会主任胡荣贵，第七人为副主任张秀明。

前排左起第一至第四人依次为编委会委员麻清义、张志铭、王民信、薛波；第六、第八人为编委会委员王争、石中路。

后排左起第一人为编剧郭洛军，第二至第四人依次为编委会委员王庆和、马泽民、王之江；第五人为编剧马夫可；第六人为剧本统筹段文慧，第九人为编委会委员宋威武。

目 录

序 幕	(1)
第一集 胡军侵晋	(3)
第二集 首战告捷	(32)
第三集 各谋其略	(65)
第四集 飞取洪赵	(94)
第五集 再克三县	(123)
第六集 以奇化险	(149)
第七集 鏖战官雀	(181)
第八集 震撼南京	(207)
尾 声	(238)
后记	(239)

序 幕

富饶美丽的晋南大地。

天空,阳光灿烂,白云飘动。

同蒲路、汾河相依相伴,从峡谷中冲出,出现在平原之上,浩浩荡荡向南而去。

起伏的丘陵地带,果树排排,果实累累。

一望无际的青纱帐,茁壮的庄稼迎风摇曳。

一块块瓜地,硕大的西瓜凸现在藤蔓丛中。

一群群白鸽在飞翔,清脆的哨声时远时近。

一群群羊儿在草地上觅食,羊倌放声唱着晋南民歌。

陈赓带领一支骑兵小分队,从峡谷中奔出,顺着马路迎面而来。

骑兵小分队奔上起伏的丘陵,又冲向平地。

夜幕徐徐呈现荧屏。

旁白:1946年6月下旬,国民党军开始围攻我中原人民解放军,接着又向我晋南、苏北、鲁西南、胶东、冀东、绥东、察南、热河、辽南等解放区全面发动进攻。一场由国民党反动派挑起的反共反人民的内战正式开始了。

1946年7月,国民党军队以胡宗南的整编第一师、二十七师、九十师等部共六个旅,会同阎锡山同蒲路南段的军队,共七万多人,在晋南向我大举进攻,企图在一个月之内打通同蒲路南段,寻

歼我军主力于洪洞、赵城地区，然后再会攻上党，策应其平汉线上战事。

面对胡、阎军队的大举进犯，陈赓率领的第四纵队担负起了战略性的任务：既要阻止胡、阎打通同蒲路，又要保卫太岳根据地与太行根据地，还要保障陕甘宁边区东侧的安全，直接策应西北野战军保卫延安、保卫党中央的战斗。第四纵队、太岳军区均属刘伯承、邓小平所领导的晋冀鲁豫军区建制。但由于这个地区的战略地位特别重要，与西北战场的联系又极为密切，因此党中央决定在执行作战任务方面，第四纵队归中央军委直接指挥。

陈赓率领骑兵小分队扬鞭驰马，直向前面绿树环抱的村庄奔去。

随着陈赓快马奔驰的镜头，推出由薄一波同志题写的片名：

晋南奏凯歌

谨以此剧献给陈赓大将诞辰100周年

第一集 胡军侵晋

1. 晨

小河岸边，一位年轻的干部在跑步。他汗流浹背，步子渐渐慢了下来。

又一位晨练者，放开步子，加快了速度，渐渐追上他前面的年轻干部：“哟！看你脚下的鞋，烂得脱帮掉底的，脚丫子都露出来了，还跑啥步哟！”

年轻干部闻声煞步，气喘吁吁地回答：“暂且凑合着穿吧。”

晨练者脸色一沉：“我的小同志啊，怎么凑合？‘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这句古训你知道吗？”

年轻干部觉得来人出口不凡，凝望着对方：此人四十多岁，戴着一副眼镜，肤色红润，络腮胡子刚刚刮过，显得十分英武矫健。他上身穿一件灰毛线背心，下身穿一条灰色的军裤，脚穿一双新布鞋，身后跟着四名腰系着九龙袋，肩挂二十响枪的警卫人员。

年轻人回答：“小时候读到过这句话。”

晨练者笑着：“什么事都不能凑合。在战场上凑合必定吃大亏，轻则送了小命，重则要当俘虏。”他转身问警卫员：“你们哪个身上装得有带子？”

一位警卫员从口袋里掏出一条麻绳：“我有。”

晨练者接过麻绳，蹲在年轻干部的膝前，给他绑紧脚上的那双烂鞋。

年轻干部受宠若惊,赶忙抓住绳子:“首长,使不得!”

晨练者用力把对方的手拨开,利索地给他绑好了。下命令似地:“我俩一起跑。”

他俩又开始跑步,这时是并肩慢跑。

晨练者逗趣地:“你上战场如果抓到了俘虏,可有我一半功劳哟。”惹得跟随跑步的警卫人员,一齐开心地笑了起来。

年轻干部斗着胆子:“请问,首长贵姓?”

晨练者笑了:“棋刚开局,阁下先将我一军!我得先问你是哪个部队的?”

年轻干部回答:“二十四旅的。”

陈赓:“你来这里干啥?”

年轻干部:“上学。”

晨练者一怔:“在这里上什么学?”

年轻干部回答:“新闻培训班,我是个新闻干事。”

晨练者:“真不简单!军中的秀才。你写过哪些报道?”

年轻干部:“上党战役我写过三篇,其中《恶战老爷岭》,登在《新华日报》上了。”

晨练者:“我看过,写得不错。内容充实,文笔流畅。看你年纪轻轻的,文章却写得满好。以后要多写,我一定拜读。请问阁下尊姓大名?”

年轻干部:“不敢,不敢,敝人姓刘,名三夺。”

晨练者:“何许人也?”

年轻干部:“家住河南洛阳府。”

晨练者嘿嘿笑起来:“自古洛阳出秀才,牡丹三朵有大名。你干脆改姓改名叫花三朵,又好听,又好记,还带点诗意。”

再次引发了大家的欢笑。

刘三夺腼腆起来:“你该回答我了,你的尊姓大名呢?”

晨练者:“我姓耳东‘陈’,名叫天干第七位的‘庚’字下面再加

一个贝字的‘赅’。”

“啊！你就是大名鼎鼎的陈赅司令员呀，我这里有礼了！”刘三夺霎时立定，恭恭敬敬地向陈赅施以军礼：“司令员的传奇故事很多。听说你还救过蒋介石，蒋介石是你的校长，他得恩不报，却把你丢进了大狱。”

陈赅：“你听谁讲的？”

刘三夺：“我们旅长刘金轩，你的老乡。”

陈赅：“他讲得对。”

刘三夺：“司令员，我可以提个问题吗？”

陈赅：“你说。”

刘三夺：“听说形势紧张，蒋介石已经在李先念那里动手了，胡宗南也快要在咱这里动手了吧？”

陈赅：“真是新闻工作者，嗅觉灵敏。你听谁讲的？”

刘三夺：“刘主任，四纵队政治部的刘有光主任。据说是中央电报的精神，我们的学习很快就要结束了。”

陈赅：“一旦形势发展像你所说的那样，我希望用你的笔如实地予以报道，让全国人民真正了解究竟是谁破坏了他们刚刚过上的和平幸福生活。”

刘三夺笔直地挺起胸脯：“请首长看我的行动。”

村里响起了开早饭的号声。

陈赅握着刘三夺的手：“常言说，头回生，二回熟，三回相见就成好朋友，但愿你我也是如此。我们的秀才，后会有期，再见了。”

2. 露天饭堂

小院里非常热闹，一个小组、一个小组地围着地上的菜盆子吃早餐。边吃边说，谈笑风生。

刘三夺用一根筷子，戳了两个馒头，一只手端着一大碗稀饭，往二小组里挤：“诸位，诸位，我来迟了。咸菜可以不吃，但好消息

我不得不告诉大家。”

一个同志揶揄地站起来：“请诸位听刘三夺的爆炸新闻！”

刘三夺克制不住地：“我见到陈赓司令员了！”

那位同志手一扬：“别听他瞎说。司令员啥时回来的？他就是回来，也不会接见你呀？”

大家正在议论纷纷的时候，一位警卫员拿着一双牛鼻子布鞋走了进来，喊着：“花三朵，花三朵同志！”

刘三夺将饭碗往地上一放：“我在这里。”

警卫员走到他面前，将牛鼻子布鞋递给他：“司令员说了，你试一下。小了，我拿去换；要是大了，在鞋帮上缝上几针也就行了。”就餐的人们个个惊讶起来。

3. 陈赓住室

墙上挂满地图。陈赓双手交叉在胸前，凝视着地图上的红蓝色小旗一动不动。

屋里静悄悄的，只有桌上那只马蹄钟在滴答滴答地响着。

他用地图尺量了量，赶快又坐到桌前，拿笔写下了一些字。

他停住笔，将下颌放在十指交叉着的手背上，望着前方沉思默想。

阵阵锣鼓声传来，且越来越大。他的思绪受到干扰，呷了几口茶，也难以阻止那激昂欢快的锣鼓声。

陈赓叫声：“小杨。”

小杨应声，掀帘进来：“司令员有事？”

陈赓问：“锣鼓一直响个不停，谁家又办喜事呀？如今真是喜事天天有哟。”

小杨一笑：“据说这个镇子上，该嫁的都嫁了，该娶的都娶了。今天敲锣打鼓，是因为群众许过愿，等到土地改革完成，要唱一台大戏。今天是唱大戏的日子，恰恰又赶集，人就特别多。刚才杨副

政委来过，他见你在看着地图，向我摆了摆手就走了。”

陈赓站起来伸了个懒腰，又在屋里踱了几步，突然抓起腰带：“小杨，走！咱们也看戏去！”

4. 广场，戏台

广场上挤满了来看戏的人，有男有女，有老有少，有坐有站，还有些年轻人骑到了墙上，或是坐在树桠上。有些做父母的，甚至把年幼的孩子架到了自己的脖子上。欢声笑语此起彼伏，人们沉醉在和平幸福的生活之中。演员精湛的技艺和剧情的发展牵动着观众的心，人们的脸上随之流露出喜怒哀乐。

眼前的这一场面，使得陈赓心旷神怡。不过，他的这种好心情并没有维持多久，战争的阴云又袭上了他的心头，胡宗南、阎锡山那可憎的嘴脸又迎面向他扑来。

正在此时，一位值班参谋走到陈赓身边，向他耳语了几句。只见陈赓紧锁眉头，匆匆离开了广场。

5. 一组镜头

天高云淡，一群群鸽子在翱翔。

茁壮的玉米和高粱，正在吐穗。

山坡上，野花处处，香气沁人心脾。

一支牧笛吹响，乐声悠扬，令人神往。

6. 大路上

陈赓和刘有光在赛马。两匹坐骑放开四蹄，飞奔向前，身后扬起阵阵尘土。

他俩逐渐拉开了距离。刘有光双腿紧紧夹着马肚，两手拉紧马缰，高声喊着：“司令员，我要摔下来了，你慢点！慢点呀！”

陈赓乐呵呵地扭转身子，随即轻轻拍着马的胸脯。很通人性

的马儿，昂起头来，对天嘶鸣一声，放慢了速度。

刘有光追赶上来：“哎呀，你我都戴着眼镜，但眼睛的毛病却不相同。我是高度近视，这马都飞起来了，弄得我什么也看不见，差点就要把我摔下来。这次赛马，你赢了，你赢了。”

他俩并辔而行，陈赓若无其事，刘有光却直喘粗气。

陈赓嘿嘿一笑：“有光啊，我赢了赛马，你却赢了一件大事。我真感谢你们做政治工作的同志，为部队解决了一个大问题。”

刘有光不解其意，便问：“司令员，今天你咋啦？”

陈赓诚恳地：“我到部队转了几天，搞了点调查，了解到上党战役我们俘虏过来的那批兵，补充到连队后，经过诉苦教育，有不少人已经成了骨干。各级领导对这事儿很满意呀。”

刘有光：“我有同感。用强有力的政治工作，把俘虏过来的国民党士兵，改造成人民军队的自觉战士，这是政治工作面临的一个新课题。”

陈赓高兴地：“很有见地，讲得好。有光同志，土地革命，我们和老蒋打了十年仗。这一次，也得打他个几年。打仗，就得有兵员补充才行。老解放区人民负担了八年抗战，大批青壮年参加了八路军。现在打蒋介石，当然还可以再动员一批出来，但数量毕竟有限了。所以，今后的兵源，就必须包括这种类型的战士在内。”

刘有光：“我回去就找杨副政委研究，把这事儿再好好抓一下。”

陈赓：“这很有必要。他昨晚到我屋里来，也谈到了这件事。他还提出，希望在不久的将来，咱们四纵队里有从解放战士当中发展的党员，提拔起来的干部。还有，是不是以政治部的名义，正式发个通知，对这批战士一律称作‘解放战士’，不再使用其他称呼。”

7. 侯马镇

十一旅旅长李成芳和政委胡荣贵衣着整齐，特别是绑腿打得非常规整，腰带上的小手枪也格外显眼。他们接到纵队电话，说陈司令员要来检查工作，便守着这条必经之道来迎接。可是久等不见人来，心里不免有些着急。

喜鹊在树上喳喳地叫着，不停地在枝头跳来跳去。

胡荣贵望着树上的喜鹊：“旅长呀，山西有句民谚：‘喜鹊叫，贵人到。喜鹊喳喳喳，喜事一大把。’你不用着急，司令员必经此路，一定会来的。”

突然，一个警卫员一边摇动着军帽，飞快地跑来，一边喊道：“旅长，政委，司令员已经到家了！”

8. 屋里、屋外

李成芳、胡荣贵赶紧回到旅部。李成芳一边擦去额头上的汗水，一边笑着：“司令员，你怎么放着大路不走，倒从村边的小桥上过来？那桥摇摇晃晃，弄不好人就掉下去了。”

陈赓和刘有光坐定。陈赓拍了拍身上的尘土：“怎么安排呀？”

胡荣贵慢声地：“时到中午了，吃了饭再说吧。听说你爱吃鸡脖子，旅长买了一只鸡，炖得可烂哩。”

陈赓一摆手：“成芳，谁给你说我爱吃鸡脖子？在沁源，你到我家吃饭，傅涯端出的全鸡，那鸡脖子不是被你抓去了吗？”

李成芳连忙解释：“不对！不对！哪里是我抓的？明明是傅大姐夹到我碗里的，她还说就是不给你吃嘛。”

屋里的人哄堂大笑，笑声传到了屋外。

刘有光：“我们的时间很紧，司令员的意思是，先谈情况，后吃饭。吃完饭，我们还要赶到十三旅去。”

李成芳站起来：“那怎么行呢，饭都好了！”

陈赓干脆：“形势逼人，只好先开会后吃饭，就这样定了吧。”

李成芳赶忙出了屋，只见管理员领着警卫员、炊事员端着热腾腾的饭菜正走进小院子里来。他摆手示意，管理员却以为是在催他，更是三步并作两步走。李成芳见状，急忙两臂一伸，阻挡着管理员：“司令员说了，开完会再吃饭！”

管理员为难地望着进屋的旅长。

陈赓严肃地：“你们二人都在，我要问一件事。有个战士叫贾二柱，私自跑回了家。地方政府动员后，把他送回了部队，你们让连队开他的斗争会。有没有这事儿？”

正要落座的李成芳一惊，赶忙回答：“没有的事，没有的事。”

陈赓：“可有人反映到我这里来了。”

李成芳：“有些人呀，听风就是雨，就喜欢在首长面前瞎告状。”

陈赓依然严肃地：“贾二柱回来了这总是事实吧，你总得把他怎么回来的事给我说清楚。”

李成芳一闪身，把一位正在埋头写材料的年轻干部拉到陈赓面前：“他就是贾二柱的指导员黎明。让他向首长汇报！”

黎明：“司令员，的确不是那回事儿。根本没有开什么斗争会。”

闪回：伴随黎明的话音，叠印黎明和贾二柱的旁白：“我接到政治处的电话说，地方政府派两位干部把贾二柱送来了，让我到团部把他领回连队。我跑步到了团部值班室。贾二柱一见我，抱着我就放声大哭，还直拍打自己的脑袋，他口口声声说自己错了。我劝住了他，就和他一同回连队。路上，我有意不去说他开小差的事，只问了他家乡的情况。

吃过晚饭，我找贾二柱谈心。他告诉我，他老家本来在河南，后来逃荒到了山西屯留。在屯留的日子也不好过，当长工打短工，

勉强可以糊口。减租减息后,才真正有了饭吃。为了报答党的恩情,他参了军。

贾二柱参军不久,就打上党战役,他表现不错。今年年初,提他当了战斗小组长。屯留土改的消息传来,他更是高兴得很,表现得更加积极。因此,支部把他列为发展对象,没想到这时他却开小差了。”

黎明停顿了一下,呷了口水又接着说:“贾二柱的事,对我震动很大。真是政治思想工作,任何时候都放松不得。通过土地改革,农民真正翻了身,这本是天大的好事。这种好事,在思想上却可以引出两种不同的结果来。一种是为了保卫胜利果实,保住这好日子,必须坚决打退蒋介石的进攻。另一种是日子好过了,那就好好地过自己的小日子吧,天下大事也不去过问了。贾二柱就是后边这种,家里分得了土地,他为了去种那几亩地,居然开了小差。”

黎明讲到这里,陈赓嚅地一下站了起来,把大家吓了一跳。陈赓抬起右手,用食指在空中比划了几下,才开了口:“黎明这个汇报不错,很有见解。农民盼望土地,盼了几千年。我们党帮助他们实现了这个愿望,农民感谢党,这点是没有任何问题的。但是,如何来感谢呢?我们党应当如何来引导翻了身的农民呢?却大有文章可做。”

刘有光、荣贵,你们搞政治工作的同志,要注意啊!革命形势的发展,又向政治工作提出了一个新的课题。”

胡荣贵接了话:“贾二柱的情况汇报上来后,我们觉得是个典型。既是诉苦的典型,又是个翻身以后应当如何来保卫胜利果实的典型。旅政治部主任侯良辅亲自抓这件事,旅团两级都派人去他们的连队,帮助总结。”

刘有光听到这里,打断了胡荣贵的话:“对!你们做得好。发现了典型的苗子,就要抓住不放,去帮助,去培养,去总结。”

李成芳也接上了话：“我发现，诉苦教育还可以增强团结。九连三班正、副班长不团结，影响了班里的工作。诉苦时，他们谈了家里世世代代受苦的情况。两个人都发现，有好多是相同的。政治处的刘干事恰好在他们班，便指出他俩是‘一条藤上结出的两个苦瓜’。刘干事专门把他俩找到一起谈心，一下子解开了思想疙瘩。他俩认识到大家都是阶级兄弟，应当团结得像一个人一样，齐心协力打蒋介石。”

陈赓向大家摆了摆手，示意他有话要说：“我在想，中国革命为什么一定会胜利？最根本的原因就是老百姓被逼得活不下去了。这是历代反动统治造成的，是蒋介石造成的。活不下去的老百姓，就有改变现状的强烈要求，这就是革命的要求。这样的群众，就好比是一堆干柴。我们共产党人要做的事，就是去点火，去告诉老百姓，要想不再世世代代受苦受难，就只有打倒蒋介石，实现耕者有其田。你们谈得很好，很实在。诉苦教育，就是去点燃战士心头的火，让战士们认识到，为了保卫土改的胜利果实，必须紧握手中枪，坚决打败蒋介石。”

黎明听到这里，心里格外高兴，竟然大声叫嚷：“首长们情况都清楚了，我这份经验总结可以不写了吧？”

刘有光望了陈赓一眼，抢先道：“你精精干干的一个小伙子，怎么一下子糊涂起来了？谁说不写了？一定要写，还要把刚说到的一些看法也吸收进去。司令员已经指示十旅、十三旅也都要搞份试点经验。”

陈赓接上去：“不管谁家搞的，都是四纵的。四纵队的部队要把诉苦教育作为一项根本教育来抓。抓好了，就给我们打败蒋介石这个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代理人奠定了思想基础。那天刘司令员和我通电话，讲完之后，邓政委又和我讲了几句。他要求我们快点把诉苦教育的经验总结上报。邓政委强调，诉苦教育一定要追根，根子就是蒋介石。刘主任，你派些精兵强将，帮他们很快总结

出来，上报大军区和中央。”

李成芳：“该吃饭了吧？”

陈赓：“好，吃饭，吃饭。”他见黎明正收拾东西，又说：“你别走。你走了，找得到饭吃却找不到鸡吃。”

李成芳、胡荣贵开怀大笑。

李成芳对着门外高声喊着：“管理员，端饭来！”

9. 模拟防御阵地

一座小山包，上有丛林掩盖，斜坡与大路相连，真是恰到好处的防御阵地。

五连正在展开挖防御工事的竞赛。绿树丛中传出的小圆锹、十字镐的撞击声和人们的嘈杂声，被正带着一个骑兵班沿大路前进的陈赓听见了。他翻身下马，朝小山包走去。

十三旅旅长陈康汗涔涔地指挥大家挖工事。他脱去上衣做示范，告诉战士们应当如何拿工具，手上才不会打泡，而且进度还会快些。陈赓弯着腰抓住小树一直往上爬，清楚地见到一个连队已经将一个鸭嘴似的小山包包围起来。

三班阵地上，一个战士从壕沟里跳出来，然后把小圆锹扔得远远的。他一屁股坐在虚土上喘着粗气，面有愠色。又一个战士也从沟里跳出来，也是满脸怒容。他将圆锹拣回来，又丢回扔圆锹战士的面前，大声吼叫：“你给我拿起来，继续挖！亏你还是个老战士，连个‘保存自己，消灭敌人’的道理都不懂？”

坐在虚土上的战士不甘示弱：“我哪次战斗当过孬种？我是来打仗的，来报仇的，又不是来挖泥巴的。要是挖泥巴，我回家去挖还能多打几斗粮食。”

“三班吵架了！”“三班吵架了！”消息很快传开，也传到陈康耳朵里。陈康将圆锹往地下一戳，提着上衣就往三班跑。

陈赓已经到了三班工事跟前，他和颜悦色地说：“小同志，你